

从洋买办到实业大亨 曾经挽救民族火柴业 火柴大王栽在蒋介石手里

从跑街推销员到煤炭大王

刘鸿生，浙江定海人，1888年生于上海，1956年死于上海，他创造了中国近代火柴工业。

尽管家境贫寒，刘鸿生的母亲为了不招致邻居的耻笑，还是绞尽脑汁、含辛茹苦地维持着儿子的学业，并最终送他读上了一般人很难考入的上海圣约翰大学。

1908年，刘鸿生经人介绍，进入英商所办的上海开平矿务局当推销员，当时叫“跑街”。开平煤在上海原本并没有多大市场，但刘鸿生硬是用自己的辛劳为它换来了良好的声誉。半年之后，开平煤销遍上海。

1909年，刘鸿生被委以重任，在上海成立煤炭发售处，专门经销开平煤，享受售后一半的利润。他成了开平矿务局在上海的主要买办。

刘鸿生开始大展宏图。他先是与别人合伙建立各种煤号，由单纯的接货改为自租轮船赴秦皇岛运煤，又由经销单一的开平煤发展到销售开染煤、山西煤、日本崎藤煤、安南鸿基煤，销煤业务不仅遍及长江下游的主要工商业城市，而且扩展到偏僻的乡村。

3年之后，刘的财产达到100万两白银。1918年，当他在上海法租界营建占地30亩的花园洋房时，他已是名震上海滩的“煤炭大王”。

然而，真正让刘鸿生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，还是火柴。

从洋人的买办到发展民族工业，从堂堂大老板沦为国民党的“小伙计”，从抵制日货发家到产业被国民党四大家族蚕食……他历尽风波，辗转奋斗40年，人称“煤炭大王”、“火柴大王”。然而最终，这个传奇一生的“火柴大王”还是栽在蒋介石的手里。



刘鸿生

火柴在他手里玩出了花样

中国人最早引进火柴是19世纪中期的事，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主要使用瑞典和日本的产品，国人的火柴厂皆因规模太小而无法与洋货抗衡。

凭着对国内火柴行情看好的精明眼光，1920年元旦，刘鸿生避开竞争激烈的上海，在苏州开办了鸿生火柴公司。该公司的宝塔牌火柴畅销全国，成了妇孺皆知的名牌。

20世纪30年代，瑞典火柴卷土重来，国内的许多中小火柴厂纷纷“举手投降”。刘鸿生再次抓住机会，团结了全国52家火柴厂，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，并出任常务委员会主席，以共同的力量一致对外。

1930年7月，鸿生与当时的另外两大火柴公司——荣生、中华合股，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，刘鸿生出任总经理。此后，大中华火柴公司又兼并了杭州、九江、汉口等地的火柴企业。这些举措，既使刘鸿生由一个火柴厂主变成中国火柴行业的领袖，又使民族火柴业从瑞典人手中夺回了国内市场。

刘鸿生的奇迹还没有结束。1930年，上海四川路上矗立起高达八层的鸿生企业大楼。在这座刘氏集团的大本营里包括了开滦售品处、水泥公司、码头公司、华东煤矿公司、章华毛纺公司、大中华火柴公司、中国企业银行。大楼门口一排排金字招牌耀耀夺目，像是在弱肉强食的海滩上陈列着的一个个战利品。

四大家族蚕食刘氏企业

1940年12月，蒋介石亲电刘鸿生，邀请他赴渝主持建立后方工业基地，并许诺提供1000万元，以补偿他落入日军手中的企业损失。刘鸿生备感鼓舞，欣然受命，为开发西部地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十几年后，刘鸿生回忆说：“所谓后方的企业，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，我在重庆和兰州的企业，都有来自大官僚宋子文、孔祥熙的投资。我本是上海的大老板，在重庆却成了别人的小伙计。”

尽管刘鸿生为当时的国民党尽心竭力，但在四大家族的眼里他仍是个外人。蒋介石许诺的1000万元始终没有兑现，孔祥熙更是利用他资金和物质的匮乏，控制了刘氏企业五分之四的股份和各部门人员的安排。8年抗战对于整个中国是一场“惨痛的胜利”，对于刘鸿生本人则堪称“体面的失败”。战后刘鸿生的产业继续遭到蚕食鲸吞。1948年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。蒋介石推行币制改革，强制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形同废纸的法币，并派蒋经国到上海用新币换取民间金银美钞。在军法制裁的威胁下，刘氏集团共交出黄金800条，美钞230万元，银元几千枚，兑换成了天天贬值的金圆券。

这场浩劫使刘鸿生的企业元气大伤，他本人的冠心病也骤然加剧。战争的磨难没能打倒他，经营了几十年的事业却毁在强权之下。解放后，刘鸿生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，刘氏工业帝国成为过去。68岁时，突发的心脏病给他忙碌而困惑的一生画上了句号。

(据《半岛晨报》)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雁文 著

十九

陈晶清早起来洗漱完毕，父母为她忙碌之后，刚端起碗司机来了。吃过饭后，司机把陈晶的行李箱放在汽车后备箱里，陈保省坐上，车门还没关，屋里的电话铃响了，他说：“我去接。”他万没想到市领导要他去汇报工作，八点钟必须到，不准找人代替。军人出身的他，绝对服从是天职。他只好改变主意，把女儿送到火车站，买好票，特别交代说：“钱、粮票、录取通知书、户口关系都放在王经理送给你的鳄鱼包里，手里提着，不要离身。”然后上车走了。

火车启动了，碾过淇河大桥，陈晶隔窗看到弯曲的河流，一股留恋之情油然而生。不由得想起春秋战国时期，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女诗人、卫戴公的妹妹、淇河的女儿许穆夫人远嫁许国，眷恋家乡，写下了千古不朽的《诗经·竹竿》。诗云：

翟翟竹竿，以钓于淇。
岂不尔思？远莫致之。
泉源在左，淇水在右。
女子有行，远兄弟父母。
淇水在右，泉源在左。

巧笑之瑳，佩玉之锵。
淇水悠悠，桧楫松舟。
驾言出游，以写我忧。

故国的美景，淇水的风光，少女时期，在河边垂钓，或追逐、或嬉笑，无不在许穆夫人的记忆中熠熠生辉。

陈晶尽管不是远嫁他乡，出门求学几年，远离家人，远离朝夕相处的石头，离别的忧伤、美好的回忆，无不涌上姑娘的心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她含着眼泪把行李包放在行李架上，把鳄鱼皮包提在手里。想静下心来面对人生新的里程，可是，越是想静越是静不下来，越是不想回到那难舍难分的往事中，越是历历在目。“石头哥上班了吗？他在想什么？为不能送我他会痛苦无助的。”

车厢里的人都在忙着找合适的位子。一个年轻女人穿着一身时髦而又协调衣服，走过来坐在她的身边。陈晶看了她几眼，黝黑的皮肤一副牡丹花型脸上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柿花嘴，蒜头鼻。陈晶本想与她打招呼，问她到哪儿下车，只见她抽出一根香烟送到嘴里，一团烟雾遮住了她那秀丽的面孔。陈晶厌烦地捂住了口鼻，把脸扭到一边，怀里搂着包，闭上了眼睛，随着火车的晃动进入了梦乡。

一座座火车站被抛在火车的后面，又一个火车站将要被抛开时，她对面的人推醒了。一睁眼傻了，怀中的包不翼而飞，那位女人也不见了。她以泪洗面走出了火车站，又迷迷糊糊地来到了学校，泣不成声。

登记桌前，正在低头写字的一位男教师听到哭声，猛一抬头，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。书上描写的美人，笑着好看，哭也好看，世上就有这么漂亮的女孩。他连忙站起来劝说道：“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先登记，后说原因。”他为陈晶填好表之后，让别人先替他接待，又很热情地帮陈晶提着行李箱送到女生宿舍，很谦恭地说：“我叫刘怀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。你把丢包的来龙去脉写清楚，我一会儿过来，好给学校汇

报，你放心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”

他走了，那一双贪婪的眼睛，使陈晶有一种很不自然的感觉。她呆呆地坐着，总感到鳄鱼皮包没有被盗，仿佛还在手中，不由得低头看看，两手空空。面对陌生的地方，鳄鱼皮包被盗的痛苦，心中酸溜溜的。她看看表，想起了石头，泪如雨下，心中一遍遍地喊着韩振洪的昵称：“石头哥，石头哥……”她突然想起要给石头哥写信，铺开稿纸，把路上的事一股脑儿都写上，落上日期与地址。脑子又一个闪念，陈晶把写好的信撕得粉碎：他本来心情就不好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她又铺开稿纸，换成另一种口气，随着她的情绪，信纸上显现出：“……来报到的学生，有坐着高级小轿车来的，有家长开着拖拉机来的，也有扛着背包步行来的，都同样排队登记在一本册子上。这里是知识的海洋，这里是伟大、圣洁的殿堂。”

一个个喜笑颜开而又拘谨的新生走进来，人最高兴莫过于理想的实现，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。

刘怀进来了，他气喘吁吁，眉飞色舞，把陈晶叫了出去说：“学校接到一个电话，豫北一个老头在去他闺女家的路上，在铁路边拾到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的是你的全套手续。走，我请你吃饭。”

第二天，刘怀来到这个小村庄，他找到村干部首先了解这一家人情况，然后说明来历。村干部把他领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头面前，老人从衣柜里拿出捡到的信封交给刘怀。刘怀激动地说：“钱呢？”

老人说：“里面就没有钱。”

“不是啊，我问得要多少钱？”刘怀很抱歉地说。

老人笑了说：“这姑娘把手续丢了就够倒霉了，给啥钱，不说的话。”

刘怀回到学校，把信封交给陈晶。陈晶既感激又崇敬，不知道如何说好。高兴之余她告诉刘怀她的鳄鱼皮包也找到了。

原来，陈晶吃过早餐忧心忡忡地躺在床上，鳄鱼皮包又浮现在她的眼前，后悔不该在火车上睡着，事到如今不知道刘老师去那儿是个啥样？小偷多可恶，多少富翁不去偷，偷一个穷学生的，抓到她咬她几口也不解恨。憎恨归憎恨，世上没卖后悔药的，她身不由己地又想起那女人的相貌来。见到她再说吧！说曹操，曹操到，那女人真的扛着自己的包推开门走了进来。陈晶腾地坐起来，惊讶地说：“你——”

那女人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来晚了。这床都睡人了？”

陈晶揉了揉眼睛，端详了一会儿，好像比那个女人清瘦一些，文气些，身上没有烟味。难道不是她？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便试探着问：“不是通知昨天报到吗，你咋今天才来了？”

“昨天太急死我了。快到晚上了我姐姐才给我送去2000块钱，又给我送个包。”

“你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农民，经常不在家，不知道在外面干什么。我妈说她犯‘野马星’。我到厕所去一下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王丹丹。我们都成同窗好友了，今后啥事多担待。”

物见原主会说话。陈晶拿着那个包仔细看看，包上的编号一点都不错。她想当场夺回自己的包，又一想不能太莽撞了，等刘老师回来再要也不迟。

陈晶兴奋地说过了，又说：“这个包是宾馆王经理送给我的，她是在深圳买的，有保修卡、发票，不信让王经理来认。”

刘怀一听睁大眼睛说：“咱马上去找学校，别叫她再藏起来。”他眼珠子一转又说：“不妥，同样的人还多呢，何况是个包，不如给你爸打电话，实话实说，让那位经理过来，拿来手续，十拿九稳。”

陈保省来了，一同来的王经理掂着包，拉着王丹丹，找到学校公安处。

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经学校批准，责令王丹丹回家叫她姐，拿来买包的一切手续。

王丹丹走了，她再也没有回来。

二十

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韩振洪被陈保省撵回家的消息在槐树庄不脛而走，天还不亮，小昌就来叫门了。他是听三爷说韩振洪回来了，当天夜里就跑来了，可是，大门已经上锁，便大清早一睁开眼就跑过来了。韩振洪考大学也是差了一点儿没能跨过龙门。他勇在供销社当主任，就以他舅家的儿子的身份转成商品粮，毕业后又以内招名义进到供销社当上营业员。他爸给他买了辆新摩托车，油门一拧，“呼”地来了，“呼”地又走了，成为同龄人刮目相看的对象。与韩振洪几天没见面，如隔三秋，有说不尽的心里话。从每个同学的近况到国家的发展形势，又谈到供销社新上了一座人工孵化场，支持农民发展养殖业。

韩振洪说：“我回来就是要当养殖专业户。”

“好啊，母鸡下的蛋供销社给你包销，公鸡卖给食品公司。你干吧，我大力支持你，下班回来给你当下手。”

年轻人说干就干，三间堂腾了出来，一下买来几百只小鸡，黄的、白的、黑白的、姜黄的，黄嘴巴、小眼睛，充满生机，好一幅千姿百态的雏鸡图。

(18)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鹤壁安泰；鹤壁日报社1楼
热线：3338633 13323926333